

诺里斯 文集

深渊

裘因译

The Pit

上海译文出版社

LT0000268387+



诺里斯文集

I712.45
1072

小麦史诗
深渊

——芝加哥故事

裘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Frank Norris
The Epic of the Wheat
THE PIT
A Story of Chicago

本书根据美国 Doubleday, Page & Co.
1903 年版译出

诺 里 斯 文 集
小 麦 史 诗
深 渊
——芝加哥故事
[美]弗兰克·诺里斯 著
裘 因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78,000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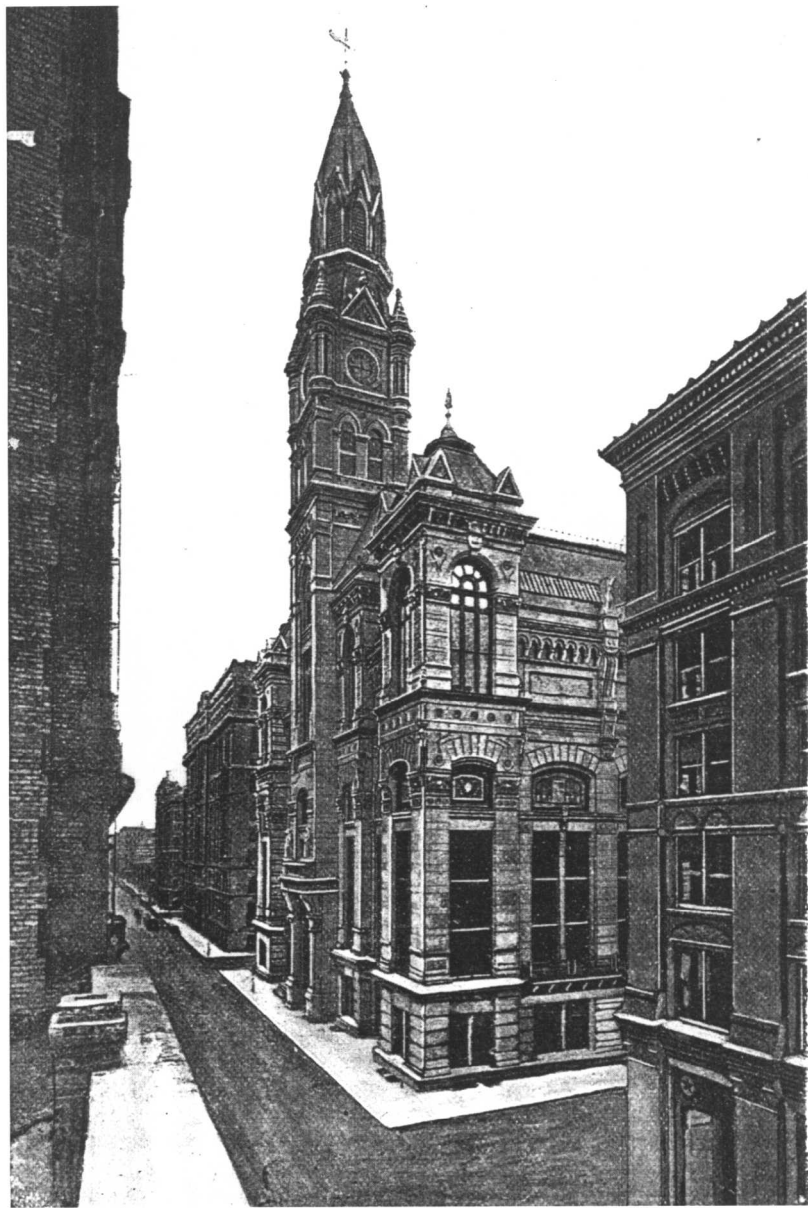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5327-1904-9/I·1137

定价：19.50 元



作者休闲时的爱好——读书



芝加哥交易所大楼



粮食交易所大厅，左方的八角形木台即著名的交易场地（pit）

《小麦史诗》三部曲包括下列几部小说：

《章鱼——加利福尼亚故事》

《深渊——芝加哥故事》

《豺狼——欧洲故事》

这几部小说虽然自成一套，彼此之间却无联系，除了关于美国小麦的（一）生产、（二）销售、（三）消费以外。三部曲完成后，将组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写一批小麦作物，从麦子在加利福尼亚下种的时候写起，直写到做成了面包，在西欧一个村子里供人消费为止。

第一部小说，《章鱼》，写小麦种植者和铁路托拉斯之间的斗争；第二部，《深渊》，将是写芝加哥小麦交易所^①一笔“交易”的虚构故事；第三部，《豺狼》，也许将以旧大陆一个村落的饥荒获得救济为主要情节。

作者由衷感谢纽约的 G.D. 莫尔森先生在这部小说准备写作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他那不厌其烦的耐心和坚持不懈的厚

意帮助作者更好地理解了一个十分复杂的主题中所包含的种种技术难点。在这里,作者尤其要向曾给予他最大帮助的她表示无限的感激和谢意。^①

弗·诺

纽约

1901年6月4日

① 《深渊》原名“The Pit”,该词除了“深渊”之意外,亦有“交易市场中特定商品或证券的交易场地”之意,本书中主要是指小麦交易所,作者用此词作为书名,意在一语双关。

深 渊

——芝加哥故事

书中主要人物

柯蒂斯·杰德温，资本家和投机商。

谢尔登·科特尔，画家。

兰德里·考特，经纪人手下的职员。

塞缪尔·格雷特里，经纪人。

查尔斯·克雷斯勒，粮食商。

克雷斯勒太太，他的妻子。

劳拉·迪尔伯恩，克雷斯勒太太宠爱的姑娘。

佩奇·迪尔伯恩，她的妹妹。

埃米莉·韦塞尔斯太太，劳拉和佩奇的姑妈。

第 一 章

八点钟，劳拉·迪尔伯恩，她妹妹佩奇和她们的韦塞姑妈仍在大会堂剧院内厅的票房窗口旁等待着其他几个相约一起看剧的朋友。许许多多身穿晚礼服的男女，正在熙熙攘攘地、缓缓地走着，将大厅内挤得水泄不通。乱哄哄的谈话声和脚步声混杂一片。进口处的里外房门常常会碰巧同时打开，这时就会突然吹进一股潮湿的冷风，使人感到二月底芝加哥傍晚所带来的刺骨的寒意。

就在那天晚上，意大利大歌剧院要演出它剧中最受欢迎的一出歌剧，克雷斯勒夫妇邀请了劳拉两姐妹和她们的姑妈一起到他们包厢观看演出。按照原来的安排，大家应该八点差一刻在大会堂的门厅内碰头；但是，现在那一刻钟已经过去，克雷斯勒夫妇还没有出现。

“我想不出，”劳拉最后一次担忧地说，“什么事情会把他们耽误了。佩奇，你能肯定，克雷斯勒太太说的是在这儿——门厅里？”

她是一位高挑的年轻姑娘，约摸二十二三岁，亭亭玉立，优美端庄。即使是透过晚礼服的斗篷，也很容易想象出她的脖子和肩膀是美丽的。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几乎是极端苗条的

身材。她身上的曲线、肩膀的轮廓、臀部和胸部的隆起部分都不是很明显的。从头到脚，看不到什么突出的起伏，但却又使人毫无瘦骨嶙峋的感觉。她那苗条的身材犹如一根纤细的柳条，同样的优美同样的挺拔。

除了迷人的身材之外，白净也许是她最令人瞩目的特点。但这不是一种没有色彩的苍白。劳拉·迪尔伯恩的白净本身就是一种色彩。这是一种鲜明的色泽而不是无光的黯淡，就像象牙一样。这是一种给人以温暖感觉的白色，在她的颈部变成一种高雅的浅褐色。在如此白净的前额和面颊中间，她那一对深邃的褐色眼睛，散发着柔和而热情的光芒。她的眼睛并不很大，但不知怎的却是非常重要的。人们会很自然地谈起她的眼睛。她的朋友们在同她谈话时总是觉得他们必须直视她的眼珠。而她那乌黑的头发超过了白净的脸庞和褐色的眼睛所包含的全部美丽，并与它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那浓密的、厚厚的、沉甸甸的头发，总是闪烁着淡淡的、朦胧的光泽，似乎带有一种悲剧色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有点不祥之兆——这是一种注定要历经坎坷，但又富有浪漫色彩的女主人公的头发。

这天傍晚，在她高高的发髻旁边，插着一根白鹭羽毛，她稍有举动，那羽毛就闪闪发光、左右摇摆。她无疑是很美的。她的嘴形较大，嘴唇紧闭，人们不会期待她肯轻易露出笑容。她脸上的表情总是相当严肃的。

“也许，”劳拉接着说，“他们会在外面找我们。”佩奇却摇摇头。她比劳拉小五岁，年方十七。今晚，她头一回把棕色的头发梳得高高的。佩奇的美貌并不比她姐姐逊色。不过，她那副认真的神情更加引人注目。有时，那神情简直十分严峻。她身材修长，但还没有充分发育，她的体形不见得比一个男孩子柔软。

“不，不，”她回答劳拉说。“他们会进来的，他们不会等在外面的，在这么冷的晚上，不会的。你说是吗，韦塞姑妈？”

但是韦塞尔太太，这位瘦小的、长着一个突出的扁鼻子的中年妇女，没有表示任何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她还发现在等候的时间里，数一数那些一行行经过检票从检票口鱼贯而入的看客，倒是件蛮有趣的事情。一名身着晚礼服的强壮的大汉站在门口撕着票根，他满头大汗，领带松松垮垮的，他那不停的、持续的吆喝掩盖了人群的嘈杂声：

“请把戏票准备好！把戏票准备好！”

“你们见过，”佩奇嘟哝道，“这么多人吗？凡是你们认识的或是听说过的人全来了。而且个个都是盛装打扮！”

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无法走动了，每次只能移动一英寸。女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穿着浅色礼服，白色的、浅蓝色的、尼罗绿色的^①和粉色的。在外面还披上一件晚礼服斗篷或者十分考究和精致的披肩。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戴帽子，但都插着一根白鹭羽毛。几十根、几百根羽毛，不安生地在人群头上频频上下左右摆动，像云母片似地随着人们的行动闪闪发光。一眼望去，都是高档的呢绒、色彩鲜明和质地细软的衣料、泡沫般又白又软的花边、飘逸而闪亮的丝绸、光滑的缎子、沉甸甸的、泛光的丝绒，还有织锦缎和长毛绒，几乎全是白色的，白极了，在灯光下显得十分耀眼而华丽。男人们个个穿着长长的黑色大衣，围着缎子围巾，戴着礼帽。他们用手挽着女伴的肘部，推着或领着她们向前走去。他们焦虑不安，心事重重，招呼着各自的同伴走在一起；在他们带着白手套的手指中，捏着戏票。尽管从御寒的大门

① 尼罗绿色(Nile green)，略带蓝色的浅绿色。

中偶尔吹进阵阵冷风，但厅内还是热得令人难受。在这热气腾腾的人群中散发着多种浓重的香味——压扁了的鲜花的香味、香水味、香囊味，甚至偶尔还有强烈的海豹皮的潮味。

室外十分寒冷。从湖面吹来的刺骨寒风，整整刮了一天，从下午五点开始又一直在下小雪。在剧院入口处，马车一辆接一辆地排成无尽头的长龙，在车夫座上，赶车人都严严实实地裹在皮大衣里，只露出一双眼睛。马嚼上的白吐沫已经结冰。在干燥和冰冻的雪地上，驶过的车轮发出阵阵刺耳的、断断续续的、嘎吱嘎吱的哀鸣。尽管如此，仍有一群人聚集在人行道的遮篷旁和马路对面，他们从警察宽大的背后张望着、凝视着——这是一群穿着破衣、戴着破围巾，瑟瑟发抖的穷人，然而他们觉得，观望这些鱼贯而入的百万富翁，能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

向这里汇集的车子太多了，因此，它们只得在离剧院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排列成行，走走停停。有二十来名年轻人，抱着许多小册子，在不能动弹的马车门前来回奔跑，并大声喊道：“乐谱，乐谱和剧本，印有全体演员像片的乐谱。”

然而，厅内的人流渐渐地减少了。人们知道，前奏曲已经开始。刚才还同劳拉和她妹妹一样在外面等候的一些人，遇见了他们的朋友，一起走了进去。劳拉感到非常苦恼，因为对她来说，听今晚的歌剧是件大事，是在马萨诸塞州中部二流城市中生活了二十二年的姑娘迫切希望和期待的大事。她从来没有观赏过大型歌剧。她本不想错过一个音符，可是现在，她显然要错过整段前奏曲了。

“唉，天哪，”她嚷道。“这不是太糟了吗？我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还不来。”

佩奇显得更有大都市人的气派。她已在城里生活了两年，

受过上流社会的教育，因而渴望听音乐的心情已不是那么迫切了。她试图劝慰姐姐。

“你不会错过很多的，”她说。“前奏曲在第一幕里会重复的——我以前已听过一次了。”

“还不知道我们是否能看到第一幕呢，”劳拉伤心地说。她不耐烦地注视着那些迟到者的脸庞。人们似乎对迟到都满不在乎。连那些还在等候的人，都在平静地相互交谈。在她们身后，就有两个男人把头紧凑在一起，一本正经地在谈论着什么，她们不时还能听到一两句。

“……我想，他要是一美元能收回三毛，就算不错了。我告诉你，老兄，他完蛋了！”

“……他就不该搞垄断。空头交易的收益太少，市面上供应量太大。”

佩奇用肘轻轻碰了一下姐姐，轻轻地说：“那两个人正在议论赫尔米克破产的事情。兰德里·考特全告诉我了。赫尔米克先生囤积了一批玉米，可今天他破产了，或者说快要破产了，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劳拉这时正在寻找克雷斯勒夫妇，没有去注意听。韦塞姑妈数了一阵，可是给她身后嘀咕的那些数字搅混了，只好重头数起，她的嘴唇默默地念叨着，“六十一，六十二，再加两个是六十四。”她们身后的那两个人还在继续说：

“据说，波蒂厄斯要把市场价格定为两毛六。”

“他是该这么做。玉米就是这个价。”

“……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要这么高的保证金。有些商号要八分。”

佩奇转身对韦塞尔斯太太说：“嗨，韦塞姑妈，您瞧站在票房

边上的那个人，就是背冲着 我们，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的那个。那不是杰德温先生吗？不就是今晚要跟我们碰头的那个人么。你看到我指的那个人了吗？”

“谁？杰德温先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孩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你是知道的。”

“嗯，我想是他，”佩奇接着说。“今晚他要同我们一起看歌剧。我听克雷斯勒太太说，她要邀请他的。那是杰德温先生，我可以肯定。他也在等他们。”

“啊，那么去问问他，佩奇，”劳拉大声说。“我们快什么都听不着了。”

佩奇却摇摇头：

“我只见过他一次，还是在好久以前。他不会认得我的。那次是在克雷斯勒家，我们只说了一声‘你好’。再说，也许那不是杰德温先生。”

“嗯，我才不去费这种心思呢，姑娘们，”韦塞尔斯太太说。“没事的。他们马上就要到了。我想，幕布还没有拉开呢。”

这时，她们议论的那个人转过身来，朝厅内望了一眼。她们看到了一位年龄说不准的男子，从他的脸上看来，约莫四十岁，也可能是三十五岁。他嘴唇上浓密的胡髭有点花白了。从眼神看，他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他嘴上含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雪茄。

“是杰德温先生，”佩奇嘀咕道，但很快就把目光移开了。“可是他没认出我来。”

劳拉也把目光移开了。

“那为什么不冲着他走过去，自我介绍一下或提醒他一下呢？”她大胆地说。

“噤声，劳拉，我不干，”佩奇倒抽了一口冷气。“我怎么也不

会去的。”

“她不可以去吗，韦塞姑妈？”劳拉央求地说。“这不是很得体的吗？”

韦塞尔斯太太不清楚这些规矩和习俗，帮不上忙。她又一次拒绝对这些事承担责任。

“这些事我一点不懂，”她答道。“不过，佩奇不应该太冒失。”

“唉，真烦人！不是那么回事，”佩奇表示反对。“只不过是……我不知道，我不想去……劳拉，我还不如去死呢，”她突然牛头不对马嘴地说，“再说，这又有什么用呢？”她又说。

“可是，我们会把演出全错过的，”劳拉果断地说。她眼中确实噙着眼泪。“我一直很想看这出歌剧。”

“好吧，”韦塞姑妈鼓起勇气说，“你们两个姑娘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不过，我是不会那么冒失的。”

“嗯，要是佩奇，或者要是……要是我去跟他说话，就会显得冒失吗？不管怎样，过几分钟我们就会同他见面的。”

“最好还是等一等，劳拉，对吗，”韦塞姑妈说，“看看情况再说。也许他会走上来同我们聊聊的。”

“啊，哪能呢！”劳拉反驳道。“他不认识我们，……就像佩奇说的。就算他认识，他也不会这样干。他会觉得不大礼貌的。”

“那么，我想，小姑娘，你去也是不礼貌的。”

“我觉得这是礼貌的，”她答道。“我觉得，这正是女人应该做的事。如果他是位绅士，他会觉得他不能先开口说话。我去！”她突然宣布。

“你瞧着办吧，劳拉，”姑妈说。

尽管如此，劳拉并没有去，又过了五分钟。